

靳

珩

與

羅

裕

陳 香

痛惜長才折。溪湍亂石傾。
煙嵐曾失色。草木亦吞聲。
及地懷羅裕。臨流悼靳珩。
精靈甦峽谷。萬世死猶生。

右錄，是東西橫貫公路通車當時，我遊履初及，懷羅裕悼靳珩的一首詩。

強烈地震壯烈犧牲

由花蓮入太魯閣峽，在東西橫貫公路的溪畔站附近，有一座小橋，署曰：靳珩橋，長年經過不少遊人的流連依戀，徘徊瀏覽；而該處，確實也自成爲山石幽險、花草繁茂的一區。

不過，那一座小橋，原名白龍橋——亦稱二重橋，是人們爲了紀念故工程段長靳珩殉職的悲慘——爲了表示痛惜人才，並使英名留芳百世，共勝地同垂不朽，所以，始把白龍橋改稱爲靳珩橋，及鑄像豎碑，蔣花築亭，逐漸闢成爲小型的公園，以供遊人停步憩息，瞻仰憑弔的。

靳珩，河北無極縣人，生於民國十三年三月六日。幼聰穎，就讀北平成達中學，頭角嶄露，爲師友所器重。繼入北洋大學工學院，攻土木工程。學行冠儔輩，喜運動，富巧思，識見多有獨到之處，而秉性敦厚，孝悌著稱，正直仗義，從不阿附苟同取悅於人；遇不平事，不計千己與否，輒挺身出而問之，饒具燕趙的慷慨風骨。

靳珩於民國三十七年來台，初任高雄要塞司令部技佐，嗣調充海軍供應總處技佐。擘劃工程，多所獻替，建築馬祖蓄水池，充裕國軍飲用，厥功尤著。民國三十九年，轉任台灣省公路局工務員，以學驗成績俱優，擢升幫工程師，不久，又升爲副工程師。民國四十六年，調任東西橫貫公路溪畔工務段段長，蹈險履危，披星戴月，風雨寒燠，從無間輟。

是年（民國四十六年）的十月二十日凌晨，突然發生強烈地震，山搖石墮，靳珩深恐築路工程被破壞，焦慮悵惘，繞室環走，輾轉捶床，徹夜未嘗交睫。天拂曉，即奮身馳往工地巡視。當抵達所轄工務段六公里三百五十公尺處，監督白

龍橋橋樑施工的時候，忽聞轟然一聲，山上土崩石坍，接着隆隆滾滾，碎石沙土齊瀉；該處適當深山峽谷，一時躲避無方，遂被巨石擊壓於溪底，骨碎血濺，悲慘殉職。

白龍橋易名爲靳珩橋以後，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蔣主任委員經國，又爲立碑於橋側，碑文係名學者錢教授穆所撰並書丹，文說：

人類個別之生命必有限，惟社會公共之事業能無窮。而事業必創造於生命，故惟能融鑄其生命於事業者，其生命亦無窮也。中國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，其意義即在於此。

台灣省東西橫貫公路，鑿山川之奇險，開天地之清靈，極工程之艱鉅，成人文之偉績，而靳珩段長乃不幸於此殉難。

今者，康莊既闢，光景改觀，行旅過此，往者之奇險艱鉅，乃如雲煙經眼，渺不復覩，而俯仰流連之間，靳珩段長之精英，心有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者，此乃宇

宙之至理，人生之大教，抑不惟故段長一人不朽而已也。

爰爲立碑以識焉；其詳別有碑，此不著。

文誠不長，然富人文哲學至理，實極有啓迪意義，故亟錄如右。至於，文中說：「其詳別有碑」，這另外的碑，是台灣省公路局所立的，扼要紀載當時的工程概況及靳珩的殉職經過而已，可免贅筆。

（按：從太魯閣峽口至靳珩橋，爲九·八公里）

羅敦偉詩文悼亡兒

從宜蘭入口處跨上東西橫貫公路，一定要經過羅裕橋，同時，在橋旁還可看見一座穆然矗立的「故工程師羅裕同志紀念碑」。

碑的正面，是故副總統陳誠的題字；兩側，則是監察院故院長于右任的書丹碑文，文說：

故工程師羅裕，湖南長沙人。經濟學家羅敦偉氏之長子，母何氏覺余，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。於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一日，生於北平。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，在台灣橫貫公路羅東崙仔工地，因公殉職，得年三十三歲。

故工程師生而聰慧，幼嫻繪畫，小學及中學均名列前茅。初中時以某項發明，獲經濟部專利證明，有小發明家之譽。三十七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，入上海公

用局服務。三十八年來台，入台灣鐵路局工程總隊工作，參加各種新興工作，極具勞績。

故工程師公餘之暇，以繪畫、雕刻、音樂、照像自遣。譯作常刊各報章雜誌，有聲於時。

四十五年台灣開闢橫貫公路，工程艱鉅，調公路四季工程處參加此項工程，櫛風沐雨，戴月披星，常入萬丈深林，懸崖絕壁測綸，絕口不言危險。其父嘗以詩勗之，蓋以其爲國效力，履險如夷也。

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，因公渡羅東濁水溪，過臨時性吊橋，竹橋搖晃，夜黑風號，不幸下墜，觸石落水殞命。正值英年有爲之時，竟爾因公殉職，實國家社會之損失。嗚呼惜哉。

羅裕殉職以後，東西橫貫公路旋亦全線完成，其父羅敦偉氏，曾於一篇紀念性文章中，描述追憶；而碑文中所云之「嘗以詩勗之」，詩亦抄附其末。特摘錄數段於此，俾與碑文相昭彰：「……………四十五年台灣開闢橫貫公路，工程艱鉅，需要優秀之工程人員。亡兒也被征調，參加橫貫公路工程，擔任宜蘭四季工程處崙仔的一段工作。常入萬丈深林，懸崖絕壁測量，直入人跡未到處。而且爲工作所纏，真是披星戴月，櫛風沐雨，艱險不辭」。

「偶然回家，絕口不談工地事；問常面詢其有無危險，則謂天雨後，偶有坍方，大塊土

地崩潰，防不勝防，工人頗有危險，工程人員隨同督工，危險甚少。

「工程人員既許身報國，每一大小工程，不能說毫無犧牲，但危險絕少，乃在勸家人放心。我們以爲工程人員，能參加此項具有意義之工程，本爲常事，也未考慮及此。

「某日，內子覺余與龔德柏先生談話，謂橫貫公路山川險峻，工程艱巨，不能謂無危險。因有感而撰一詩以勗之，詩曰：

山胞歌吹樂融融，共慶中央策貫通。
峭壁千尋探虎穴，密林萬丈蔽蒼穹。

披星朝露沾衣濕，向晚斜暉照眼紅。
多汝辛勤爲國用，山林啓處奪天工。

本爲勗勉子弟之詞，不料不二月，噩耗傳來，竟因公殉職。我平生最達觀，從來沒有什麼事情感覺憂患。獨對於亡兒的死，心靈上蒙有了一層陰影，彷彿隨時可能有突於其來的不幸遭遇；甚至出門旅行之前，臨上飛機，也有必然遇險之感。至今好幾次有人邀我遊羅東，也因此，不敢如命。

「到今天，心靈上的陰影，固然漸漸消失，也還不能完全忘記這種事。所以，今天適逢橫貫公路通車在即，憶起亡兒之因公殉職，特寫一點心中感觸，以爲紀念……………」

（按：羅氏原文載「大道」二二八期橫貫公路竣工通車特刊）

其實，靳珩與羅裕，都正可共東西橫貫公路同垂不朽。